

# 家书：历史与亲情的交响

作者：张丁 《光明日报》（2017年02月21日 12版）

1920年5月7日，陈独秀致胡适、李大钊信札，现藏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。张丁摄/光明图片

一九三一年正月十一，卫景安自兰州写给山西老家父母亲的家书，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藏。张丁摄/光明图片

## 【守望家园】

岁末年初，一档名为《见字如面》的书信类视频节目在网络和电视台播出，其清新的风格、温暖的情怀，收获一片好评。特别是首期节目中有两封写于两千多年前的家书，经过通俗的翻译和明星的朗读，把听众拉回到战国末期秦统一战争的历史现场，再现了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，那字里行间的人伦亲情历经两千余年依然温暖如初。

## 穿越两千年的家书

战国末期，秦军横扫六合，最终一统天下。可是，当时征战的兵士是怎样的人？有着怎样的思想情感？千百年来，除了模糊的史料记载以外，人们一直无法获得直接的认识。1975年，就在湖北云梦睡虎地，一个充满梦幻和野性的地方，考古人员发掘了11座秦墓，其中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给人们带来了惊喜：这是两封秦军士兵的家书！

这是名叫“黑夫”和“惊”的兄弟俩分别写给同胞兄长“衷”的信，“衷”死后随葬墓中。据专家考证，这两封家书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，即公元前223年，分别用隶书写在两片木简的正反面，至今保存基本完好，字迹尚清晰可辨。从文字内容可知，当时“黑夫”和“惊”正在秦军服役，即将参加攻打淮阳（今属河南省）的战役，因夏天快要到了，希望家里尽快捎些钱、衣服或布过来。信中反复问候母亲的身体怎么样了，如“毋毋恙也”“毋得毋恙也”，此外，姑姑、姐姐、外甥、及新婚妻子等亲人，也令他们一一牵挂。兄弟俩也没忘记自报平安，如“黑夫、惊无恙也”“前日黑夫与惊别，今复会矣”“与从军，与黑夫居，皆毋恙也”。前线士兵写信给家里要钱要物，引发史家讨论秦军的供给制度，是否配发统一的军服？有没有军饷？还是主要依靠士兵家属提供？至于通篇那些思念、问安的语言，则更令人感慨万端，尽显远离家乡亲人奔赴前线将士的万般柔情。历史是由一幅幅鲜活画面组成的生活图景，亲情则有着亘古不变的温暖旋律，它们竟完美地在一封家书中融合交响，悠远，绵长。

## 回眸家书发展之路

家书是家人亲友之间传递信息和情感的文字，分广义、狭义：广义家书泛指所有私人之间的通信，狭义家书仅指亲人之间的通信。

家书的历史十分悠久，当两个人或群体离开了一定的距离，就产生了传递信息和情感的需求，像人类文明早期的口信、结绳通信、符号通信、树叶通信、击鼓通信、烽火通信等，应该就是家书的早期形态。文字产生以后，世界各地出现了泥板家书、简牍家书、绢帛家书、布质家书、羊皮纸家书、纸质家书等各种载体的文字书信。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文字书信以其内容的丰富性、传递的便捷性、保存的可靠性，成为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，绵延数千年，为人际交往增添了辽阔深远的想象空间，同时也为记录人类历史提供了真实

可靠的原始档案。直至今日，打开一封家书，追寻作者的思绪，如同穿行在历史的隧道中，时时能够感受作者情感的温度，引起我们的共鸣。

“黑夫”和“惊”的木牍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实物家书，也是最早的实物书信，在书信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此前，关于书信的记载，都是文献，比如《左传》中的郑子家《告赵宣子书》，《战国策》中的范雎《献秦昭王书》，《史记》中的鲁仲连《遗燕将书》、乐毅《报燕惠王书》、李斯《谏逐客书》等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中说“三代政暇，文翰颇疏。春秋聘繁，书介弥盛”。先秦时期的书信虽多为公函，但家书逐渐从书信中分离出来，演化成家人亲友之间一种独具特色的交流方式。

两汉时期的著名家书有刘邦《手敕太子文》、刘向《诫子歆书》、杜泰姬《诫诸女及妇书》、秦嘉《与妻徐淑书》、徐淑《答夫秦嘉书》《为誓书与兄弟》、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、马援《诫侄子马严、马敦书》、郑玄《致子郑益恩书》等。值得关注的是，东汉著名学者马融写给窦伯向的书信，信中提到：“孟陵奴来，赐书，见手迹，欢喜无量，次于面也。书虽两纸，纸八行，行七字，七八五十六字，百一十二言耳。”（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十一）可见，至迟到东汉时期，纸质书信已经广泛使用了，而且是后代通行的八行纸。可惜马融的这封书信实物没有保存下来，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书信是距今1700多年前的《平复帖》，是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陆机向友人问候疾病的一封书信，草书9行，共84字，也是传世最早的书法真迹，历代递藏有序，民国年间由大收藏家张伯驹以重金购得，1956年捐献给国家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魏晋以来，书信的格式基本定型，而且出现了教人写信的书仪，直至隋唐，书仪在敦煌遗书中大量发现。这一时期的家书，像诸葛亮《诫子书》、曹操《诫子植书》、王修《诫子书》、羊祜《诫子书》、杜预《与子耽书》等，内容多为告诫劝勉子弟如何修身做人，是中国家训史上的名篇。除此之外，这一时期还有大量论政、论学、反映社会风貌的友朋书信，像曹丕的《与吴质书》和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均为反映当时社会风习与朋友亲情的典范之作。前者文辞优美，情感真挚；后者洋洋1800余言，引经据典，笔锋犀利，把作者不慕官位、疏远荣华、拒绝流俗、顺意率真、安静恬淡、追求“无为”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这封书信也成为研究“竹林七贤”的重要文献。

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剧烈的变化，家书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。同时作为一种文学样式，家书进入文人的文集，各个时代名篇佳作迭出，像唐代卢氏的《训子崔元玮书》、李华的《与弟苒书》，北宋欧阳修的《与十二侄》、司马光《与侄书》、黄庭坚的《与四弟书》，明代李应升的《戒子书》、周怡的《勉谕儿辈》等。到了清代，家书遗存则更为丰富，如纪晓岚、郑燮、林则徐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张之洞等名人的家书，徽商、晋商的家书，闽粤侨批（即华侨家书），乃至普通人的家书，使后人在触摸清人内心世界和情感脉搏的同时，打开了清朝社会历史的另一扇窗口。

晚清民国以来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新陈代谢。作为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，家书凝结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情感。近代邮政的引进，使更多的人拥有了传递家书的可能，收递家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。家书的内容更加丰富，除应酬交游唱和外，不乏表露心迹和记载史事之作，史料价值较高。像《曾国藩家书》《梁启超家书》《傅雷家书》等已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，在阅读市场长盛不衰。

### 家书有双重遗产性质

时光荏苒，20世纪90年代以降，手机、电子邮件、短信、微信等新的通信方式汹涌而

来，它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占了传统家书的领地，家书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家书所承载的历史与亲情的双重记忆已渐行渐远。然而，家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文体和文献，并没有人把它看作文化遗产。笔者认为，家书不仅属于文化遗产，而且兼具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双重属性。

首先，家书是一种物质文化遗产。现存家书有的是名人手迹，有的记载了重大历史事件，有的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，应该属于文物。仅就我们所收集到的家书来看，像何凌汉写给兄弟的信，李鸿章写给兄长的信，蔡锷、黄兴致石醉六书信，任鸿隽自南京临时总统府写给诸兄弟的家书，陈独秀致胡适、李大钊等信札，梁启超致胡适信札，抗战时期写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家书等，毫无疑问都是文物。

其次，家书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家书是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、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，其写作、礼仪、格式、封装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，并且这些要求和规范已经成为家书的写作技艺，是无形的，目前正面临失传的危险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是传承人，家书的传承人不是一两个人、一批人，也不是某一个团体和地区的人，而是全体华夏子孙，主要是拥有家书写作经验的中老年人，传承的对象是没有家书写作经验的青少年。

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、民族的希望。中办、国办近日在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中指出：“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，挖掘和整理家训、家书文化，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”。有关方面应抓住这一大好时机，尽快把家书纳入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范围，组建专门团队，加大征集保护力度，系统整理家书文献，深入研究家书内涵，推动家书文化进校园、进军营、进社区、走出去，适时启动家书“申遗”工作，在全社会形成保护与传承家书文化的生动局面。

家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伦理规范，承载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。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、生活方式多姿多彩的当代中国，传统家书渐行渐远，然而，家书寄寓的历史、亲情、文学、道德、礼仪、艺术等丰富内涵却历久弥新，愈加珍贵。

（作者：张丁，系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）